

刘祖贻：待病人皆如至亲之想

本报记者 肖文明

在湖南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年近八旬的名老中医刘祖贻仍躬身于临床。刘祖贻于1937年出生于安化县冷水镇金门山一个中医世家，从医60年，学术造诣深厚，临床经验丰富，在中医科研、医疗、管理方面建树颇多，是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湖南省首批名中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幼承庭训继家学

刘祖贻家中自清康熙年间起以行医为业，薪火相传，历数百年，其间名医辈出，在当地享有盛名。作为刘氏家族第九代传人，刘老5岁入学，即开始学习四书五经。12岁开始学习中医，由诵读“四小经典”，即《医学三字经》、《四言药性》、《汤头歌诀》、《濒湖脉诀》开始，继而精读《内经知要》、《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热经纬》等经典名著。

13岁时，刘祖贻在父亲的指导下，边临证，边读书，屡次目睹父亲成功救治危重、疑难病症，感受患者由死得生、摆脱病痛的喜悦，他深感医为仁术，立志要成为父亲一样的良医。侍诊之余，在父亲的指导下，刘祖贻开始研读家传医书《医学一串珠》，掌握了内、妇、儿科临证辨治要点。从此，由侍诊转而襄诊，学识日进，至16岁时已可独立应诊。

矢志岐黄遇名师

乡村学堂给予了刘祖贻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学教育和思想启蒙，但在接触到现代科学知识后，他深感有学习的必要，并下决心去新学堂求学。1957年秋，刘祖贻考入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在学校，他广泛阅读各家典籍，学习领会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读书期间中西医学知识的积累，加上少年时代背诵的大量经典医籍，为刘祖贻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毕业后，刘祖贻以年级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留在著名中医学家李聪甫身边做助手，成为李老亲传的第一名弟子。

善思博学广临证

刘祖贻学验俱丰，又常运用哲学思辨，故临证治疗疾病思路独特，常别出机杼。他治外感热病，力主祛邪为先：一是给邪以出路，伤寒在表固当汗解，即虽病已入气营，犹求清透；二是料敌机先，先机而治，可以阻其传变。“机”者指传变的病机，伤寒在表，温病在卫分，虽未见入里之候，却有传变之潜机存在。其潜机以实质为毒邪，热由毒生，毒解则热自清。故温病在卫分即可加苦寒之品，如芩、连之属以解毒；伤寒则加轻凉之药如金银花、连翘等解毒，毒解热清，则无传变之虞。

刘祖贻曾治一温病患者，初时某医见其有恶寒，投麻黄汤，随即出现壮热、口渴、脉洪数。又误用白虎汤，热势愈炽，且出现神昏谵语。急延刘祖贻往诊，察其无汗，诊其为误治，已入气营，服宜清透，急予银翘散加石膏，一剂汗出，热退神清而解。

刘祖贻擅治杂病，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临证不拘泥于前人之方，权其意而化裁，圆机活法，拟定多个效验方。如对于脑病，提出六辨七治的体系，对中风、痴呆、头痛、脑震荡、癫痫等，每获佳效。临证常运用基础方辨证加减，并寻找治疗专病专症的特效药物。如治疗带状疱疹，于清热解毒方中用雄黄，常二日左右可获痊愈；治疗梅毒用三仙丹，治麻风用醉仙散；治疗间质性肺炎久咳，重用七叶一枝花；治化疗所致的白细胞减少，不用补肾、补血之法，而以石韦等排毒，白细胞每于7天左右升至正常。此外，用升麻治热毒而不忌其升阳之说，治血小板减少常用凉血活血法而无虑于出血之患；治银屑病、荨麻疹，行活血化瘀之法而少用祛风之药；治癌症骨

转移之剧痛，于大剂通络方中加入制南星等，常收意外之效。

刘祖贻临证的另一特点是重视顾护脾胃。有虚证者，尤重补脾；无明显虚证者，不忘助化消导，且用药不伤脾胃。如刘祖贻曾诊治一肺结核病患者，用抗痨药物后致药物性肝炎，西医束手无策。刘祖贻察其纳呆、便溏、形削骨立，此脾虚已极，故用补土生金之法，不治结核而结核竟愈。

研教颇丰医德佳

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之余，刘祖贻对学术研究从未放松。1985年，他与孙光荣一起承担了中医古籍整理重点课题“《中藏经》的整理研究”，首次提出了《中藏经》以脉证形气决死生、以脏腑辨证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完成了《中藏经校注》、《中藏经语译》，填补了《中藏经》整理研究的空白，该研究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刘祖贻还编著了《神经系统疾病的中医辨治》、《中国历代名医名术》、《三湘医粹》等5部学术专著，参编30余部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项，其中二等奖1项。“非典”期间，刘祖贻任湖南省专家组组长，荣立省政府一等功。

刘祖贻深得病人爱戴，名重一方。慕名前来求诊的患者极多，医院考虑其年高，采取限号等措施，但患者仍应接不暇，半天时间常需诊治30余人次。来诊病例各科杂症均有，且多为久治不效的疑难病症，辨证用药颇费心神，但刘祖贻对每位患者都细心询问病情，仔细斟酌处方，力求取得满意疗效。

他体恤病人疾苦，处方力求价廉而效宏；考虑患者挂号困难，对于临时病情变化者常开两张处方，一张治疗急症，一张调治之用；有时患者远道前来，来诊时挂号室已下班，不能挂号，即使已十分疲倦，他仍为患者悉心诊治。刘祖贻不仅“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且待病人“皆如至亲之想”，“一心赴救”，诚为苍生大医。

刘祖贻淡泊名利，常说做事要有“入世”之心，做人更要有“出世”之态，这也是他的人生态度。如今虽年逾古稀，但仍思维敏捷，更怀赤子之心，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并以老骥伏枥、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在诊病疗疾、传道授业等方面无私奉献。